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墓誌銘

凡十一首

大唐故賢妃京兆韋氏墓誌銘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韋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
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
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
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焉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韋氏代德官
業族系婚戚有國史家諫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
與妃之所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
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
奉于上故能致霜露之感薦于九廟次以樛木之德

逮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洽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
行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紉有常訓言動必中節
故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冊命曰賢不亦
宜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致
哀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
陵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葬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
得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日丁酉兮惟土田兮
與時日龜兮著兮偕言吉峨峨新墳兮葬者誰德宗
皇帝韋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

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
小歛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
日詔京兆尹潘監視葬事窆于萬年縣崇道鄉西趙
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芻為之銘誌故事也
王諱纁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令
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之
慶父天兄日之貴胄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宜
乎壽考福延為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終
哀哉皇帝厚惇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軫
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葬也遣奠之儀有加於常
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葬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桓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爲滎陽人
鄭自桓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史諜
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五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是爲
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州刺史
王考諱某祕書郎贈鄭州刺史公即祕書第三子好
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鄆城尉無何本
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不去公
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奇之奏署支使改浚
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佐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爲
節度判官會果坐賊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
歷北海時安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民孫俊鄧犀伽
歐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已去秩因奮呼率僚吏子
弟急擊之殺俊犀伽盡殲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廷
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爲
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
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郎中
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
弼鎮徐州奏公爲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
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而蒼
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
爲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爲副元帥判
官未幾除祕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
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
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

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嘆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
貽子孫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
常寢疾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
禮公猶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
迭和名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
遊詩百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
君後夫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
長子雲遠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
累贈至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
子公達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
血三年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袁高高參
等累以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爲侍御史上柱

國滄景即度叅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叅軍次子震
當陽丞次子文弼幽州叅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叅
軍公自捐館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
和二年月日始遷兆於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祕書
塋二夫人從焉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
史銜恤襄事孝備始終見託述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懿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十
石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
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
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榮陽鄭氏墓志銘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

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榮陽縣太
君寧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
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
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卿王父諱曠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
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
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
次曰和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韋城尉次曰
積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爲監察御史次爲
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爲比
部也夫人始封榮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爲拾遺也
夫人進封榮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榮

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
婚媾有家謀在比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京兆
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
夫人爲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悌聞
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爲婦時
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爲詒燕之訓夫人每
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
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
鄭皆大族好合而姻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
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明達
有如此者夫人爲母時府君旣沒積與積方齟齬家
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

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祕書省校書郎
屬今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
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
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爲河南尉長女旣適陸氏
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
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爲儀範非夫人恂恂孜
孜善誘所至則曷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教
誨有如此者旣而諸子雖迭仕祿賜甚薄每至月給
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常
主廚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凍
餒坐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臧獲輩乎其仁愛
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除
去鞭扑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如
履於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大和婢僕終歲不
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檀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太
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漆室緹縈之徒烈
女也及爲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爲母
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爲女爲婦時亦無聞
今夫入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
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移於他則何用而
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之
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文
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於

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與夫人幼子積爲執友故聆
夫人美最熟積泣血號慕哀動他人託爲撰述書于
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直
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之
墓者使悍妻和嚚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參軍唐君墓志銘代裴頌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
代而生翦翦爲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
爲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爲後魏僕射謚孝簡
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滿官爲河南府王屋縣令王
父諱大璉爲嘉州司馬父諱昇爲京兆府咸陽令河

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對與沈謀祕略策登
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
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刺史
韋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
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務歲終課績居多遂
奏聞真授永奉中勅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
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
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
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菑畬凡江
南列邑之武公冠其首其制邑闢田增戶之績則會
稽之謀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
至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

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
戶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
月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
曰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
極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
原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選授集賢殿校
書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第時論者榮之二女
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
十五日遷柩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
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於躬者在人也
踐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
命雖聖與賢無可奈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爲行發
爲文宣爲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
以幹蠱聞如金玉在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經
德秉哲致君濟人爲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
者心膺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而才爲時生道爲
命屈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鬱鬱然歿而不
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何乃德行政
事文學之具美聚乎公之三子乎天其或者殆將肥
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
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
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
焉辱與公之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

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
武功抑揚孝簡翊魏天德闇彰降及於公實生于唐
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椽於郡三語有章承乏於邑
一同載廉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
嗚呼百鍊之金不鑄于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
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廊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

銘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
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
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鏗之第某女

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廊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
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諱季庾之姑前京
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祕書省校書郎
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延
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笄以柔正從人故廊城府君敬
之如賓自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爲孝女洎廊城歿
夫人撫訓幼女爲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
人爲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善
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
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
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
華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即潁川縣君新塋之西坎

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
言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
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
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誌銘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
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鯨河南
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
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
而惠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
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

窆于縣南原元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
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
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闕骨長夜
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符離今下邳魂兮魂兮隨
骨來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二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三

記序

九十一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

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城階用石纂摠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對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拒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
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
如蓋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蕙葉蔓駢織承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
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埴塊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岬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岬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
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蕘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
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

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爲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燬煨燼乘其弊而爲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已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呼吾家世以清簡壘爲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

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此略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
制與叔父作爲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
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
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對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
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
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
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爲貞元
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
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
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
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
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篲帚者刈焉刑
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
葦茸蒼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
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蒼除
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
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
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
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
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

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爲行發爲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真爲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爲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倖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爲希代寶人必爲後學師恐將來者矢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曰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執行方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

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墻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壤翬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悸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墻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闐然唯環墻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

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
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
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
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維令果靈達等成之蓋欲護
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
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
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
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岍初見石如疊
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墜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
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
刈翳梯危縋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
未訖戍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
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
狀旣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嘆且言知
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
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爲長太
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

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
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
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峰下
兩岨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
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
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
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
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
晚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
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旣而周覽屋
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
句因與集虛輩嘆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
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迄今坐二十年
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
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

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參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曾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貞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必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予不爲不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

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由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對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壘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扞四封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三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書凡三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吠畝皂隸之臣不

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
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
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
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
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
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
謂之忠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罪名乎此足
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
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
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
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
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
得以爲計媒孽之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
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
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麗之者
惡僕獨異又信信咤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
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
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
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
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
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
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
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

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
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
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
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
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
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
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克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
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
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
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
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
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
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
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
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
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
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
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
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
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
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
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
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
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

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怨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尙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指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對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

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不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可不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中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爲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

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爲未甚難也以卑下尊以賤合貴斯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水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惘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輒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

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
斯則先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
之誠相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
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
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懣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
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
矣况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
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
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顚顚然
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
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踈生其中焉聽
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
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
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
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
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
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
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
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啓發聖神也然則下
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相
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
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
知見乎必不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
目得聰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以爲天子聰明聖神

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鑱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

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忠謹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寢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而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

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
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
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
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
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
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爲宰相者
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
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
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
劇者多虛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
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
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

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
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
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僞得人者行進
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
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
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
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
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
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
庶事數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
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
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

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
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
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甚安
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
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
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
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
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
之也今其時平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
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
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
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
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
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
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
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
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
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
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
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
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
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
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

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旣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

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况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對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蕘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四十四



